

情思

□薛武军

2025年高考落下帷幕，千万高三学子和家长连日来悬着的心，终于可以稳定一段时日了。回想30多年前自己参加的那次高考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那年的高考，阴雨绵绵。7月6日下午，我们这批参加高考的学生，挤上学校准备的一辆大卡车，来到位于县城的临猗中学，接受高中3年来的最后一次洗礼。

7日早上，我和同学一起吃过早饭，正在宿舍为上午的语文考试做准备。这时，有人在室外喊道：“武军，有人找你。”我急忙走出宿舍，看见父亲正撑着一把黑油布雨伞，站在不远处的房檐下。

进了宿舍，父亲告诉我，他来临猗县城开会，顺便看看我。说完，父亲塞给我10元钱，还把那把黑油布雨伞递给我，叮嘱我不要紧张，好好考试，随后就急急地走进了绵绵的雨幕中。

多年后我才明白，父亲远在万荣县工作，怎么会在全国高考这么重要的日子来临猗县城开会呢？那分明是不放心我，一

伞下父爱

大早专程坐车来给我送伞的。

可惜那年的高考我名落孙山，揉碎了父亲多年的梦想。

第二年，我凭借高考成绩，走进了当时号称“亚洲第一大铝厂”的山西铝厂，成了一名工人。报到的时候，我带走了父亲送我的那把雨伞。从此，那把黑油布雨伞伴随着我，风风雨雨走过了多少年。它的伞帽开裂、脱落了，我用黑色的电工胶带缠了几圈；几根伞骨断裂，无法撑开，我寻遍市场，找了几家修伞师傅修复。修伞师傅看了看那把变了颜色的雨伞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这一定是把不同寻常的雨伞，要不然花这些钱修复它，还不如买一把新的呢！”我听完会心地笑了。

遗憾的是，经过几次搬家，那把带着父爱的黑油布雨伞不知什么时候被我弄丢了。但多少年来，父亲就像这把雨伞一样，为我们全家老小遮风挡雨。

他侍奉、照顾了爷爷奶奶几十年，最后为二老养老送终；供我们姐弟四人全部读完了高中。在父亲这把大伞的庇护下，我们一个个结婚生子、成家立业，过上幸



福生活。可是不管年龄多大，走出多远，我都一直不想离开这把大伞。直到现在，我还深深地依赖着父亲，不管在生活还是工作中，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或解不开的疙瘩，我都喜欢和父亲说一说，唠一唠，说出自己的想法，问问父亲的见解。即使年迈的父亲不发表意见，只是笑笑，或点点头，我也会觉得很欣慰，立刻觉得云开雾散、神清气爽。每次有文章发表，我都会第一时间转发给父亲，让他分享一下儿子的喜悦；回家探亲时，我也会给父亲买些宣纸和毛笔，让喜欢书法的父亲，茶余饭后继续在墨海中勤耕不辍，修身养性。

如今年已耄耋的父亲，一头黑发早已被岁月的风霜染白，挺拔的腰身也被多年重负和劳累压成了弯弓，那双深邃、睿智的眼睛也早已失去了年轻时的光华，岁月的皱纹不知何时已爬满了他的额头。

岁月啊，恳求你，让父亲在时光的隧道里走得慢一点，再慢一点。如果可以，我愿用余生，拉长父亲的余年，让我能多陪陪他，也让我这把不够宽大的伞，为父亲遮挡一点风雨，尽尽儿女孝心！

心语

思父

□孔春枝

背影常浮击律弦，栉风沐雨涉经年。
抬头望月追思远，教诲入心家训传。

立体的教科书

□李竹青

雨丝斜织着未寄的诗行
我在夜的暮色里
将星星串成银河书脊
翻开父亲这本立体的教科书
寻找那页被岁月压弯的扉页

父亲用肩骨作梁
扛起霜雪之椽
用日月穿成标点
将晨昏酿成星光
深埋的掌纹里
藏着汗水凝成的坚韧密码

斜倚墙角的扁担
像册未拆封的线装古籍
默记着他的生平——
左筐晃着春播月光
右筐沉着秋收夕阳
起了包浆的破折号
连着昨天，明天

犁铧翻开的纹路里
是父亲掌纹里深嵌的岁月笔画
田埂旁的石子
是父亲未写完的偏旁
在泥土裂缝里
等春风来组词

父亲的肩膀

□袁有生

父亲的肩膀
扛着岁月和山川
他深爱脚下的沃土
汗珠里包裹着身心的劳苦
从花开熬到寒霜
黎明启程扬帆
满载着对亲人的挂牵

父亲的肩膀
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
为日月把心操碎
低头惦记着柴米油盐
梦里盘算着儿女的读书供养
问安着老人的医药零钱
将心血奉献给家人的幸福安康

父亲的肩膀
顶住一路上困苦艰难
风里来雨里去奋战狂澜
耕耘着希望的田园
泥土中刨回果腹的食粮

父亲的肩膀
是多么舒适柔软
尽儿女们骑着逍遥撒欢
伸手摘星辰
教儿女成才向上
成为儿登高的梯

背影

□邓育秦

童年的我，常伏在父亲背上，那宽阔平坦的后背，恰似柔软的摇篮，为我遮风挡雨。于我，父亲的背影，是无尽温暖的依靠，是永恒的港湾。

上小学第一天，父亲将我送入陌生的教室，那略带沧桑的眼眸，满是关切。他弯下腰微笑着说：“别怕，好好学习，放学我来接你。”我坐在教室里，目送他挺拔的身影，渴望他回头看我一眼，但他头也不回，坚定地走出校门。那背影，仿若一座山，为我隔绝恐惧，又似一盏灯，照亮求学路。

20世纪50年代，办完祖母丧事，为凑齐我们兄妹的学费，作为家中顶梁柱的父亲，在朋友助力下，远赴西安谋职。那日，天空阴沉，雪花纷飞。我和母亲送父亲至村口，他深情一望，大手一挥，如战士般身披包袱皮，步履铿锵迈向远方，每一脚都似踏在我心上。那背影，写满不舍与痛苦，

却又尽显担当与辛酸，那是为家庭无畏奔忙的英雄模样。

中学那年中秋，我病愈返校，父亲借来自行车送我。出村是下坡，父亲骑行轻松，风在耳畔呼啸。行了几里，路渐崎岖，父亲弯腰吃力蹬车，喘着粗气，汗湿衣衫。我心疼不已，下车要跟他一起走，父亲却说：“一人一段换着骑，能快些到。”他把平坦路段让给我骑，自己却吃力地在坡路上推行。夕阳西下，余晖将他影子拉得老长，那浸满汗水的背，映着火红天空，似笼罩着一圈光晕，照亮我的世界，虽然疲倦，却让我深知父爱的高度与温度。

后来，我大学梦碎，困于西安，虚度光阴。父亲察觉我身体不适，带我去医院，得知我患有鼻息肉需要手术，便四处奔走。术后，见父亲冒雨前来探望，我宛如黑暗中遇见光明，靠在他肩头，满心踏实。他脸上皱纹、头上白发、微驼的背，刺痛我的眼。我送他上公交车，他为我打伞，上车时

那憔悴的背影，在时光里渐显苍老，却在我生命里永远鲜活。

那年冬日，我和同事围炉交谈，忽见父亲身穿呢子外套，头上裹着围巾，拎着瓦罐，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。我接过瓦罐，迎他进屋取暖。他轻声说：“卧的酸菜能吃了，你妈让你送来。”我心疼责怪，他却说：“你忙，我没事，权当锻炼哩。”走时，他弯曲的背影消失在集市，那曾高大挺直的背，被岁月重担压弯，却将爱注入我生命，从未缺席。

父亲的背影，贯穿我一生，是生病时的依靠，是考砸时的痛斥，是遇难题时的耐心教导，是气馁时的鼓励，是送我上学时的恩切目光，是走岔路时的及时纠偏。

父爱无声，却如大海深沉，似天空般璀璨。

朱自清的《背影》，承载无尽深情。父亲的背影，如白杨矗立心间，任岁月流转，风雨侵蚀，永不湮灭。那是岁月深处的爱与担当，是时光赠予我的珍宝，是我生命旅途的灯塔，照亮前路，温暖一生。